

华艺出版社

隐

张抗抗 著

形

伴 侣



隐形

伴 侶



张
抗
抗

华艺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124 号

隐 形 伴 侣

著作者: 张抗抗
出 版: 华艺出版社
发 行: 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印 刷: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字 数: 320 千字
印 张: 13.75
版 次: 1995 年 4 月第一版
印 次: 199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印 数: 00001—10000

书 号: ISBN7—80039—834—X/I·362
定 价: 15.00 元

(书中如有缺页, 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)

太阳沉落之后，原野在那片黛紫色的云霭下耐心等待了许久。漫冈的草尖尖上，闪烁着阳光未曾燃烧净尽的火星子。那一整个夏天，夜都是来得这么磨磨蹭蹭。直到它终于将那些金灰色的萤火虫，一只只收进自己的黑口袋，疲倦地匍匐歇息，浑蓝的天空才突然一下子不见了。

钻过围墙东头那个破土洞时，她的舌头死死抵住了自己的牙缝，惟恐那怦怦乱跳的心，真会弄出什么动静。鼓鼓的帆布书包，蹭着洞壁啪啪直往下掉沙粒，在静悄悄的野地里，象军训实弹演习时落地的炸弹崩响。那会儿她浑身的毛发都一根根竖了起来，头上一对刷子似的小辫儿变得硬邦邦，好险没把她自个儿卡住在洞口。

一阵苦涩的蒿草气息扑面而来，这是围墙外才有的青草味。她直起身子，望见那片空荡迷茫的旷野，模模糊糊，象一团弥散的浓烟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又袅袅地吐出去，站定了，惶惶四顾。

他在哪里？

凉丝丝的夜露，伏在密匝匝的草叶上，蛇一般地从脚脖子上爬过，又缠在鞋面上，脚指头粘湿滞重起来。在江南冬天的水田里踏荸荠，瑟瑟搜寻稀泥中坚冷的硬块。初中最后一年下乡劳动，依依哭着离开那田埂上铺满蚕豆苗苗的小村落。这农田鞋下，是土豆地。头上是高粱穗、苞米须子？如重重叠叠的围墙，重重叠叠的黑夜。穿过去、穿过去，却总也穿不过去……

他呢？

手电筒早已攥出了汗，一截刚刚洗净的紫皮甘蔗。假如按亮它呢，就只按一下。夜如此严厉陌生。吞没了树影和最后一线晚霞，连灰蓝的天空，连银白的星星，连油绿的风，连迅疾包围她的那些蚊子，都掩藏得不见踪影，只留下一片嗡嗡的声浪。嗨，北大荒，望不见一星灯光、一点渔火的寂寂原野，才有这样无边无际的夜，这样无穷无尽的黑色。象开春时浸透雪水的油黑的土地，黑得那么全心全意……

手里的电筒终于闪了一闪，从她头顶的一棵小榆树梢忽地掠过。

她打了一个寒噤。

几道横七竖八的铁丝网，从围墙顶端匍匐过去，在黑暗中发着幽幽的冷光。如一面巨大的网，从天空俯撒下来。土墙的拐角上，两座残破的岗楼依稀可辨，遥遥相对。象两只窥探的眼睛，鬼鬼祟祟地眨动……

到了放风时间？脚下会有纸团扔过来？也许就要高呼口号，将热血染红铁窗。英雄为什么总是要被囚禁？无论怎样牺牲都是英雄……

那曾是多么虔诚的渴望。可恨晚生了十年，铁丝网的象征竟会有如此根本的区别——大批大批的知青代替了那些蓬头垢面的劳改犯。这残留的土墙、岗楼、了望台……时时提醒着他们，这是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、劳改农场、劳改……

她毛骨悚然。她从未一个人在墙下独处。尤其在野外，在簌簌夜风中，那个巨大的黑影，象一座墓冢、一个牢笼、一个洞穴，渗透出阴森森的凉气。

蒿草窸窣响动，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：

“关掉手电！”

一双温热的大手，从身后环过来。她闻到一股熟悉的气息，

热烘烘的汗气与烟味混杂的男人的气息。她把头靠在那宽宽的肩上，舒了口气；又紧紧箍住了他的脖子，把身子缩成一团，埋进他怀里。

他很快放开她，侧过身子，如一只竖起耳朵的警觉的猎犬，急急地说：

“听！什么声音？”

……象是冬天旷野里秃秃的电线杆上怒吼的北风；象是融雪田野甸里远远的狼嚎；象是开闸奔涌的河水，哀怨悲怆地旋转；又如一群受了伤的小鸟，在嚤嚤地诉说什么……一种忽高忽低，忽强忽弱的颤音，参杂不齐地，从围墙里隐隐传来。

“是哭声。”她说。“我们排的南方女生，刚才全哭了。”

“哭什么？”

“她们收到家里来信，钱塘江发大水了，要冲进城里来……有人说，见不到姆妈了。一个人哭开了头，两个人哭，最后大家都抱在一起哭了起来，阿丽哭得抽筋……”

他打断她：“把手绢给我。”

“做啥？”

“给我。”

她摸出手绢递他。手绢叠得方方正正，有一股香皂味儿。

他在手里捏了一把，还给她。好象，笑了一笑。

“想不到，你倒没有哭嘛。”

“是没有哭。”她也笑笑。“她们刚刚开始哭，我就走出来了。”

小时候，妈妈去上班，她可以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哭到妈妈回来。妈妈！可她自打离开家，就没给妈妈写过信。她哭什么？眼睛鼻子，都麻木麻木。

“有没有人看见你出来？”他想想；追问一句。

“没有。她们只顾哭了。”

“郭春莓呢?”

“她也没有哭。去寻杨大夫了，说要给大家打镇静剂。”

“哦，毛巾牙刷带没带?”

“带了。还有钱和粮票……”

他默不作声，她听见他把手指关节捏得咯咯地响。

“好，我们走吧。”他终于说。

“到哪里去呀?”

“跟我走好了。”

“是到佳木斯去看电影吗？还是……”

“同你说，不要多问了。”他有些不耐烦地揽过她的腰，重重地托了一把。

一条若有若无的小道，是上工的农田鞋从地头的草棵子里踩出来的，通往前面灰蒙蒙的大路。

她停下了。迟疑地抓住自己的书包带。

“我一定要晓得。”她说。

他狠狠地攥了一根草棍，折断了，扔在地上，低声吼道：“下午他们审讯我，你没看见？你要晓得，你老早就应该晓得，我们去哪里？——回南方，回杭州，难道还有啥别的地方好去吗？”

她倒抽一口冷气。

“回杭州？我，我还没请假呢！”

“请假？”他冷笑了一声。“亏你想得周到。”

她怔了一会儿，咬着嘴唇，半天，犹豫地说：

“那他们，他们会说我们，是……逃兵！”

“你慌了？”黑暗中，对面跳起两团灼人的火星，迸溅过来。“我还以为，假如没有一个人支持我，还有你哩。”他甩下她，径自朝大路走去。“实在的，要你一道走，不是为我，是为你。我

走了留下你一个，你就有苦头吃了。逃兵？这里又不是珍宝岛……”

声音远了些，脚步却又停住了。

……隐隐约约的呜咽，依然断断续续地回旋在那片四四方方的黑墙上空，似一群没有归宿、飘忽不定的游魂，在这异乡异地徘徊流浪……

一年前的那个傍晚，载着满满一车行李和人的“热特”，驶进这围墙时，有一只哭丧着脸的破锣扯着嗓子欢迎他们。丁丁哐、丁丁哐……从此钉紧了箱盖。

她飞快地追上去，紧紧挽住了他的胳膊。

脚步嚓嚓，分不清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。

她回身望了一眼那片土墙的暗影，奇怪自己对它并没有怎样的留恋。她在那墙里住了整整一年，一年中她从未幻想过离开这里，可突然，她和他，各背一只书包，人不知鬼不觉地穿过那土墙下的“清波门”，从从容容地走了。

好象哪儿有点不顺，不顺，别扭。总好象哪儿有点颠颠倒倒的……真的，颠颠倒倒。这条路，正好是朝着一年前来农场时相反的方向……

不过，同他在一起，当逃兵，好象也并不那么可怕。

狰狞的黑夜微笑了。小辫儿柔软地在肩上一跳一跳。

二

运气不坏。他们走上大道不久，从身后的七分场方向，射来两道光柱，一个蹦蹦跳跳地黑影，象只大跳蚤，在一阵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驶近。

陈旭在灯光中举起一本小红书。

车慢腾腾停下了，噎噎地响，象一只盛满沸水的锅炉，咕嘟咕嘟地冒泡。

“上哪？捎一段儿！”陈旭喊。

驾驶楼里有人探出脑袋来。脑袋又圆又大，剃得短短的头发，揭去白色的塑料薄膜，江南三月绿刷子一般的秧板田。嘴唇有些翘翘的。

“上窑地拉砖，”那司机答话。声音又尖又细，一股奶味。谢天谢地，倒不那么牛性。“你们上哪？”他问。

陈旭一手抓住驾驶窗，一脚踏上踏板，大声说：“去镇上新华书店排队，他们说明朝有新书卖。”

车跳一跳，走了。肖潇也跳了跳，差点让车给搁下来。她想坐在车厢板上，可厢板又短又窄，根本坐不住。她只好坐在“地”上。可车厢突然扭起腰来，这么一扭，甩她到左边；那么一扭，甩她到右边；屁股墩得好疼，好象那是一只包裹，一只皮球，被抛过来，又抛过去。这破车厢！大概让那小司机当成个操场了，好开运动会……

陈旭冲她喊：“站起来算啦！”

“怎么站呀？”她猫着腰，死死抓着厢板前的铁条，根本没有可以扶、可以靠的东西，不如说撅着。这是一只“拖船”，用

来运粮食载化肥的，压根儿就没打算让人坐。哎哟！拖车突然狂颠起来，蹿上跌下，如一只浪谷中沉浮的舢板——她再也站不住，一个趔趄，差点甩出车厢去。陈旭抱住了她的腰，贴着她的耳朵大叫：“蹲下，同我一样！”

她蹲下，两条腿叉得很开。一阵灰沙迎面扑来，夹着砂粒，打得脸生疼。“砖粉，闭眼！”陈旭喊，一只手托着她的胳膊。那姿势一定十分可笑。苏联人怎么会发明出这样的交通工具。“文革”前看过齐齐哈尔马戏团的空中飞人，看得晕晕乎乎，头重脚轻。偏偏这种“热特”，还一个连队一辆，象《红旗》杂志似的……

她闭上眼。骨架子一定环环脱臼，五脏六腑也许换了位置，耳朵也好象碎成几瓣了，不知还有没有头发。最糟的是胃里头也开进了一辆“热特”，噎噎地窜动，随时会破裂。脊椎骨到肩胛，都被搓成了一团，全身灌满醋精，酸胀酥麻……她觉得只要自己一放手，腿和身子就会断成两截。

“陈旭……”她哀哀地叫他。

陈旭略一思索，抓起厢角里一块碎砖，往车头扔去。

“哐……”她的胸口猛地撞在厢板上，车停了。

“什么事？”那小司机又探出脑袋来。

“让她上你的驾驶楼去吧，她受不了了。”陈旭不由分说，把她连抱带夹地塞进了驾驶楼。

“不会坐‘热特’，算不了农场的人。”小司机嘟哝了一句。“哎呀，小心点，别碰了我的鸟。”他突然伸腿护住了座位下的一只盒子。

“什么鸟呀？”车上养什么鸟？

“前几天在水库翻地抓到的，它受伤了，我给它抹了红药水，不知能不能养好。养在宿舍里，早让那帮人烧吃了。草甸子里

鸟可多了，什么颜色的都有……”车灯映出他脸上一层淡淡的茸毛。

肖潇看不见那鸟的颜色，座位好高。真有闲心，开车还养鸟！

车又开了，颠簸并未减轻，只是有了抓手，便没有了恐惧。刚才他说什么？当然，谁没有坐过“热特”，谁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颠簸。

“……新书，现在有啥样新书值得半夜去排队？”小司机哼了一句，并不看她。

他要再往下问，就露馅儿了。陈旭干吗瞎说？不会说……说什么？说回杭州？可他为什么非回杭州呢？下午余指导为什么叫陈旭去谈话？……昨天晚上分场打群架，同陈旭有什么相干？陈旭又没动手……

车剧烈地晃动，车头歪到路边去了。

“操！”小司机骂骂咧咧地踩油门，勒紧了方向盘。

肖潇觉得他有些吃力，生出些同情。

“开车多久了？”

“嗯……十来天吧！我原是开‘东方红’的。”

“嗨，你学得好快哟！”

“这有啥难？机务排的老职工说，把馒头插在操纵杆上，连狗都会开，这玩意儿！”他撇撇嘴。

他竭力地说着东北话，肖潇却听出那南方话的尾音。

“宁波人？”

“温州。你们呢？”

“杭州。你……才十……六岁吧！”

“不，十五。”

“这么小也支边啊？”

“不小了。我爸爸……”他把后半句咽回去了。

车猛地一震，她弹起来。车轮子颤抖着，翻腾着，好象在宣泄心中的什么怨愤，从灰暗的公路上碾压过去。

什么碎了？是窗玻璃？热水瓶？瓦片？还是那只雪白的天鹅蛋？她从炕上裹着被单跑到屋外去时，男宿舍门口已经摆开了战场。憧憧人影，翻滚蠕动，扭结成团，痉挛的手，蹿跳的脚，狠狠地踹着黑暗——黑暗竟有这样的弹性和忍耐力。似乎大树被飓风连根拔起，飞梭与车轮互相绞割；呻吟、呼救、吆喝、咒骂，象塌方的土块，惊心动魄地砸落。被击碎的玻璃碴象炮弹掀起的尘埃，没头没脑地扣下……一道寒光嗖地掠过，是铁锹、二齿子、炉钩子、镐头！有人跳上了草垛，又惨叫着跌下，屁股上尖利的二齿子象扎住了一堆湿马粪；铁锹从空中飞过，一顶开花的帽子落在地上。她一个趔趄，触到一条胳膊，黑糊糊的粘液，凉兮兮地爬到她手指上。

“不许打人”她扑过去。

“回去！”一只手粗暴地把她拉开，是泡泡儿，陈旭的影子。他上衣一颗扣子也没有，眼里冒着青蓝的烟。“这是男民兵训练。”他对他挤挤眼。

前天刚挂锄。鹤岗、双鸭山青年都回了家。连长呢？那个刘瞠眈，又喝醉了？谁来救救——救谁？谁打谁？

“服了你大爷不？”

泡泡儿的脚，踢在一个软软的物件上。一声惨叫。他为什么换上了球鞋？他一夏天都只趿着一双拖鞋。他根本没有球鞋，球鞋早在支边列车开车时掉在窗外了。他就是穿着拖鞋下的火车。冬天穿靰鞡。

“牯子，服了你大爷不？”

“别打了，有理讲理。”一个瘦高个儿从人群中挤出来，穿

一件深蓝制服。额下的镜片闪闪发光。

“管着我了？书呆子，走开！”泡泡儿歪着头看他，伸出一拳。

“打人是愚昧无知的表现。”他喃喃，去捡眼镜。是邹思竹，原先和陈旭一个学校的。

又推过来一个人。“魏华！”有个女声尖叫。魏华是鹤岗青年，新提拔的副连长，这会儿鼻青眼肿，两片嘴唇象切开的西瓜。泡泡儿拽住魏华的衣角，狠狠向上一提，衣服翻起来，象一只布口袋，把他的脸儿整个套在里头，露出腰以上的胸、肋，赤裸裸无遮挡，听任炉钩、脚掌落在那黑黝黝的皮肉上……

她浑身冰凉，腿发软，牙齿打战。她想喊陈旭。陈旭呢？这样打下去魏华会被打死的。

有人冲过来，抱一床花被子，没头没脑地盖在魏华身上。一根棍子啪地落在她腿上。郭春莓，她的好朋友。她来干什么？她扑上去拉她，她死活不动……

“行啦，别打啦。”

一个声音从她头顶上传来。陈旭站在阴影里，冷冷地捋着头发，那头发根本就整整齐齐。刚才他在哪里？

他去找来了车老板，送魏华上场部医院。

牯子瘫在草垛下。那只天鹅蛋呢？一定是碎了，中午在地头就碎了……

“车快拐弯了。”小司机突然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到地方了，你们该下去了。”

车毛手毛脚地停下来。在空中？海上？头晕目眩。

“新华书店在镇子大北头，门前有个便所。”小司机又探出身子来叮咛。“要是碰上老乡的马车，再搭一段儿……”

她忘了说谢谢，脸有些发热，幸而黑夜里什么颜色都涂黑了一遍。陈旭那个新华书店来得可真快，她可不会这么唬人。他们打架的时候他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快打完了他才出现？为什么非要偷偷地离开农场，匆匆回杭州……

“才坐了十来分钟车，走了七、八里地。”陈旭望着“热特”跃入黑暗，把她肩上的书包摘下来，拎在自己手里。

十来分钟？倒好象横渡了一次大西洋。

三

月亮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，一只小小的，同镰刀头一样弯弯的月亮，咧着嘴，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。几缕深蓝色的云，在它周围悠荡，试图同它对话，却遭到拒绝。于是它们降落下来，将月色朦胧的大地，再罩上一层玄虚的夜雾——先前的黑暗，变淡漠了，先前的苍白，变模糊了。他们就在这被月光弄得疑虑重重的公路上走着，一切都似乎有点儿不真实，肖潇觉得。

前些天中午地头也打过一架，那时他在哪里？

可惜下午邹思竹来叫她到队部去时，余指导的训话已进行了一大半。又隔着一扇门，隔着门上两块涂了蓝油漆、一块钉了木板后剩下的惟一的玻璃格，大部分谈话听得模棱两可。只看见孙干事一只脚踩在一只拉开的抽屉上，袖子挽得老高。屁股后的手枪几乎顶着地板角上泡泡儿的鼻子。余指导靠在一只皮椅上，抖着腿抽烟。那只皮椅是有人为他定做的，坐上去颤悠悠的，蛮神气。泡泡儿垂头丧气地瞟着陈旭。陈旭铁着脸一言不发……

窗外，有个人影晃了晃。洗得发白的衣领。眼镜片的反光射在肖潇的衣扣上。

好象是邹思竹。他在这窗下来回溜达有一会儿了。

他竟然跳了跳，往窗里看。

她走到外面去。果然是他，贴墙根站着，好象吃了一惊。嘟着嘴说：“找你。”

他走过女生身旁，总是目不斜视。哪个女生铲地“打狼”，

他从不接茬。没有女生愿帮他拆洗被褥，可他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。他任何时候出现，总是形影相吊一个人。正好同陈旭相反。

“你，听了，别紧张。”

他推推眼镜，自己倒是很有一点紧张。

她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。好几年前，他第一次来找她，说的第一句话，也是这几个字，也象现在似的，喉结如发动机突突跳动，嘴角紧抿，好象要使劲钳住一种即将爆发的激情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没什么，要紧的事……就是，陈旭，让余指导和孙干事叫到办公室去了，正审问他……”

她后背一阵发冷。

余指导开会回来了？审问？为什么……为草莓谷？

一种时隐时现的羞耻感，突然急速上升。犹如一个装着秘密的枕芯，被人一刀戳破，那些喁喁的儿女私情，卿卿的山盟海誓，都象羽毛一般，飞得漫天皆是……

“同你说，不要紧张，大概是为打群架的事……”他安慰她，盯着地面。

她的脚重又落地，飞快朝队部跑去。

“昨天晚上打群架，是不是你挑动的？”孙干事冲着陈旭吼道。

“证据？”陈旭冷冷地反问。

干吗总想这一段？此刻邹思竹在梦乡里决梦不到她和陈旭已经走出十几里地了。昨天晚上打群架，真会是陈旭策划？决不可能。他在“破四旧”时都没打过人。如果是梦就好了。梦里她还揍了牯子呢，谁叫他抢了她的天鹅蛋。

“昨天晚上做梦，到处寻刘老狼，寻到西葫芦地里去了。”肖

潇有些好笑，边走边对陈旭说。

“寻刘老狼做啥？一脑壳酒精。”

“梦里头你们男生总是打架，真的开了枪，吓死人了，还有个指挥官，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……”

他心不在焉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她在一块沙地上走。沙子的颜色变幻莫测，象一堆黄绿的蚂蚱，到处蹦跳。她想起来，她是来找连长的，可她怎么也走不快。前面有一口井，井里鼾声如雷。刘瞎耽，她趴在井台上喊他。连里打架了。这群败家玩意儿。他在井底骂道。把我拽上去。她伸手，井壁深不见底，贴满长毛的白霜，根本够不着。井台有个辘轳把，死沉。她望见一口浅的井，井水溢到井口，井口铺着绿绒似的青苔，井台有一棵桂花树……走近去，树叶上积满冰凌。她摇辘轳把，手粘在铁杆上了，粘掉一层皮，她从没见过这样的井，应该住防空洞。怪不得刘老狼躲在里头喝酒。她又摇辘轳把，却摇上来一桶水，一个男青年，光着上身，穿一条鲜红的裤衩，大腿缝里鼓鼓的一个包，走过来冲凉。他刚把一桶水泼在身上，许多女生四散逃开去，尖叫着：耍流氓，老浙皮耍流氓……忙子从牛车上跳下来，揪住那人就揍，那人冲牛亡子吹口气，从忙子的衣服里蹦出一群紫色的虱子和跳蚤，个个青蛙大，那人喊：北佬北佬，虱子跳蚤木佬佬，炒菜做饭吃不了。忙子去追他，边喊：操你妈，南蛮子，老浙皮，洗脚盆儿盛菜，尿盆儿打饭，从里到外埋汰！那个钻进了一顶黑色的蚊帐，蚊帐外面一圈全是蚊子，牛一样的嗡嗡叫。忙子掀起蚊帐，抢一把雪亮的火车头牌铁锹，大叫：你们南方人用蚊帐，蚊子不就干咬咱们啦？不行！要咬大家伙儿一堆儿咬！蚊子来咬她，她掉头就跑，闻到了一股酒味，是从前面的西葫芦地里传来的。